

张汝作品

一位女作家的童年成长史
一幅农耕时代的民俗画卷
一家三代共享的阅读时光

豌豆花开

张汝◎著



中原出版传媒集团
中原传媒股份公司

海燕出版社

豌

豆

花

开

了

张
汝
◎著

中原出版传媒集团
中原传媒股份公司

海燕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豌豆花开了 / 张汝著 . - 郑州 : 海燕出版社 ,
2018.1

ISBN 978-7-5350-7563-5

I . ①豌… II . ②张… III . ①《散文集－中国－当代
IV 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022800 号

责任编辑 谢 珂 贾俊巍

责任校对 李培勇

整体设计 贾俊巍

责任发行 贾伍民

责任印制 邢宏洲

封面题字 张亚平

内文插画 张亚平

出版发行 海燕出版社
(郑州市北林路 16 号 邮编: 450008)

发行热线 0371-65734522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 南阳市寰宇印务有限公司

制 作 河南海燕彩色制作有限公司

开 本 16 开 (787 毫米 × 1092 毫米)

印 张 12 印张

字 数 120 千字

版 次 2018 年 1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1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 35.00 元
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由承印厂负责调换。



序言

那人，那事，那乡愁

刘 娜

因为常写字，我也读些书，但从来没有哪本书，能像《豌豆花开了》一样让我如此这般清晰明确地遇见自己。

这本书，是写给我的。或者说，是写给像我一样踩着泥巴、喝着井水、带着倔强长大的一代人的。

我阅读着一页页文稿，就像凝视定格于童年的一张张泛黄旧照片，那样熟悉，如此难忘。作者笔下那些个性鲜明的父老群像、人情婉转的陈年旧事与怅然若失的乡情乡愁，分明来自我的故土、我的记忆和我的心房。

他们存活于作者的故梦故土，也镌刻于我的乡土乡谊。那品苦尝甜、含笑带泪的乡村童年，是成长的起点与生命的底色，也是不老的光阴与青涩的年华。逃避它，无疑于逃避人生的源头；漠视它，等同于漠视昨日的自我。

唯有敞开胸怀，捧出诚意，直面它，接纳它，理解它，安放它，它才会化成一汪清泉，结出满地喜悦，成为滋养灵魂的一颗明珠。

人，是乡村的主人翁，是童年的见证者

书中的每个章节、每篇文字、每则故事，核心都是人。那些可亲可近、可书可写的乡亲与玩伴，勾勒出乡村童年的脸谱，建造起农耕文明的家园。

不管是勤劳善良、公私分明的外公，还是勤俭持家、能歌爱花的二娘，不管是饱读诗书、命运多舛的五伯，还是美丽水灵、惨遭性侵的女生，还有遭遇歧视、渴望温暖的英子，皆为故园山水的子孙、淳朴民风的传人，在记忆里留下一抹亮色、一份想念、一串追问。

至于作者本人，那个有着一颗敏感骄傲心、一双早慧清澄眼、一张辨善识的小丫头，以早年举手投足间的纯良与质朴，彰显着日后显露无遗的文人特质：不卑不亢，无畏无惧，独尊良善，书生意气。

真实而温暖的人物，卑微且高贵的灵魂。这是作者笔下的乡亲，更是我们心中的故人。

事，是回忆的载体，是温情的纽带

书中的每段记忆、每次回首、每场念想，均由故事串起。那些沾泥带土、藏梦揣情的旧事与旧情，贯穿于作者的今天昨天，串联起现实的今夕昨夕。

作者用饱蘸露珠的语言，把物质匮乏精神富有的乡村童年写得有滋有味，有趣有爱。不管是“扁担在秋天下跳舞”的老井叹息，还是“笑声震落冬雪”的严寒童趣，不管是“连影子都出汗”的夏日疯玩，还是“掉进豆缸”的吃货囧事，不管是“红色燃烧校园”的纱巾情愫，还是“把小河

吵热了”的酣畅捕鱼，都让人在欢笑中淌出眼泪，在流泪里念起过往。

一个人，该拥有怎样的坦诚与炽情，才能将苦涩艰难的质朴年华，写得这般厚重耐读，这等妙趣横生！

眼中有光，笔下才有情。

心里有爱，灵魂才通透。

作者，“汝”是也。

一个火炉，一双布鞋，一碗蒸菜，一根头绳，一份浓浓质朴情。

一口老井，一个碾盘，一树香椿，一屋老梦，一场悠悠岁月梦。

事从旧梦来，情因故土生。

乡愁，是淡淡的忧伤，是心灵的家园

当时光溜走，当老村消失，当家园荒芜，当记忆模糊，我们应当怎样留住乡愁？这才是《豌豆花开了》的终极思考与现实追问。

本书直面农耕文明的消逝与乡俗文化的没落，也直击小农意识的残缺与都市灵魂的无助。存在与消失，新生与死亡，潮流与旧俗，重温与错失，回归与逃离，这些看似相悖实则相依的表象与内核，无不在作者笔下交织碰撞、和解共生。

没有谁能割舍童年，亦如没有谁能忘却乡愁。

没有谁能回到过去，亦如没有谁能拒绝明天。

留住乡村，书写童年，是对自我的梳理，更是对生命

的审视。

留住乡愁，走向明天，是对成长的祭奠，更是对时代的致敬。

感谢张汝，感谢《豌豆花开了》，让我们的心灵在阅读中饱满，让我们的乡愁在守望中不朽。



目 录

第一章：故乡事



童年的往事，像一副镜框一样，把我故乡的镶嵌其中。我用欣赏一幅珍贵的黑白照片的心情来回望我的故乡。

豌豆花开了 /002	乡村饭场 /023
鸟鸣飞过 /005	豆棚下的童谣 /026
屋檐下 /008	荷花盛开的时节 /029
老井与扁担 /011	母亲与鸡鸣 /032
香甜的槐花 /014	炉火岁月 /035
泥土的足迹 /018	露天电影 /038
月夜 /020	煤油灯 /041

第二章：故乡人

一声吆喝，我便知道是谁来了！故乡人用他们特有的方言乡音来表明他们的身份。他们像玉米一样的饱满，像辣椒一样耀眼，他们都是像大地一样朴实的乡里乡亲。

鼓儿哼 /046	莲花婶子 /079
货郎 /050	媒婆 /082
剃头匠 /054	笨妞疯娃 /085
吹糖人的 /058	故事大王 /088
牛屋主 /061	口技小童 /092
退休工 /063	小花迷 /095
风琴老师 /066	冰糕少年 /098
童养媳 /069	养女香椿 /102
地主婆 /073	根子 /105
核桃奶奶 /076	儒生伯父 /108



第三章：故乡情

故乡对一个人来说，就像童年的摇篮，少年的玩伴，中年的书籍，晚年的古玩。故乡情就像成熟的麦穗一般沉甸甸的。

- 农耕时代的婚姻 /114
- 父亲的车站 /118
- 生病的幸福 /122
- 红头绳儿 /125
- 梦的衣裳 /128
- 新布鞋 /131
- 缤纷的糖纸 /134
- 送饭 /137
- 缴公粮 /140

- 鸡蛋茶 /144
- 红纱巾 /147
- 尖叫 /150
- 伤痕 /153
- 永远的内疚 /157
- 那只叫悄悄的猫 /160
- 童年时代的猪 /163
- 我家的那些鸡 /168
- 小狗花花 /172

后记 /177



第一章 故乡事



童年的往事，像一副镜框一样，把我的故乡镶嵌其中。我用欣赏一幅珍贵的黑白照片一般的感情来回望我的故乡。

豌豆花开了

只要听到“豌豆花开了”的声音，我的心情就像花开了—样，全身上下都是享受。仿佛听到了儿时伙伴的呼唤，让我穿越时光隧道，回到了孩提时代，回到了豌豆花开的季节。

春天的田野，放眼望去，像是绿色的地毯，绿油油的麦苗在春风里轻轻摆动，好像是在欢迎我们的到来。岸边、地头有很多不知名的小花怒放着，白色的、粉色的、紫色的、蓝色的，非常好看。田野里到处是可以食用的野菜，渠道上、沟岸边、田地里，知名的不知名的野菜一团团、一簇簇地生长着，大家蹲下身子，用小手把它们采下，放进身旁的篮子里。

天气再暖和一些的时候，油菜花开了，绿色的田野被金黄色的油菜花点缀着，像是一幅美丽的画。我们到油菜地里薅草，回家喂鸡或者喂猪，有时候还会采一把油菜叶子塞进嘴里。

阳春三月，大地美得醉人。果园里，梨花开了，桃花开了，杏花也开了，白的、粉的、红的，就像走进画中一般。我们在园子里，捉蝴蝶，看蜜蜂，欢快的吵闹声、嬉

春
意
於古寢白叔碑



笑声把花儿都震落了。看园子的四爷说，豌豆花开了，赶紧去找豌豆角吃吧。我们好像哨兵接到命令，奔跑着扑向田野。

豌豆花开了！豌豆花开了！大家惊喜地嚷着喊着，仿佛是只有自己看到一般。豌豆秧已经长得超过了麦苗，一棵棵豌豆秧缠绕在一起，就像好姐妹们一样你搂着我的脖子、我缠着你的腰，亲密无间。紫色的、粉白色的豌豆花高高地举到头顶，在阳光的照耀下分外抢眼。我们采下豌豆叶子往嘴里送，豌豆花也被我们吃到了肚子里。过了几天，我们再去豌豆地里，惊喜地发现有些豌豆花已经变成了小小的豌豆角，像韭菜叶子那样细细的、窄窄的，但比韭菜叶子要短小得多。我们盼望着它们变

成饱满的豌豆角。

不经意间，我们见到有小男孩在玩耍的时候嘴里嚼着豌豆角，才明白，豌豆角已经长成了，于是就和要好的伙伴相约着来到豌豆地里，早有比我机灵的伙伴在豌豆地里摘着吃呢。

豌豆地有包产到户的自留地，也有生产队的集体地，无论是集体还是农户，种豌豆的目的可不是为了吃豌豆角，而是要把豌豆当粮食。因此，大伙儿去摘豌豆角，就不能光明正大，而是变成了一种“打游击”行为，打一枪换一个地方，每个人都在心里警惕着，只要有人喊一声“有人来了”，偷摘豌豆角的伙伴们就像兔子一样逃跑了。回到村子里，我们坐在桥墩上，一边吃着豌豆角，一边唱着童谣。

豌豆是一种生命力非常旺盛的农作物，从它长成秧子，就被人们一遍又一遍地采下，但它又一遍一遍地顽强生长，直到长出饱满的豌豆角，最后又变成豌豆面或者凉粉，它的作用和贡献最值得称赞，因此它成为很多文人名家笔下的讴歌对象。在最困难的年代，它救活了很多人的生命，使人们在想起豌豆的时候，有一种难以忘怀的温暖。

鸟鸣飞过

捕鸟是我小时候的拿手好戏。尤其是在冬天，万籁俱寂，只能听到雪花的簌簌之声，最适宜捕鸟。我把地上的雪打扫干净，在地面上用筷子支起筛子的一边，往筛子下面撒一些玉米、谷子之类的食物。筷子一端拴一根长长的绳子，然后拉着绳子的另一端坐在房屋里。等看到有鸟钻到筛子底下吃食物，就猛地一拉绳子，鸟就被筛子扣了个正着。那鸟就成了我儿时的伙伴，可最终它总是死于我的无心伤害上。

那个夏季，弟弟上树掏鸟蛋时拿下来一只羽毛尚未丰满、还不会飞翔的小麻雀，于是喂麻雀的任务就交给了我。我把绳子拴在小麻雀的腿上，然后把它放在院子里枣树下边的石桌上，用小米和水喂它。可小麻雀对我的殷勤却无动于衷，只是紧紧地闭着眼睛，叽叽喳喳地叫个不停，像是离开了母鸡的鸡宝宝。不知何时，有一只麻雀停落在枣树的枝头也开始鸣叫。两只鸟叽喳的叫声非常急促，显得特别刺耳。我害怕了，赶紧跑进屋去叫妈妈。我们刚出来，就看到一个很特殊的场景：那只在枣树上的麻雀飞到桌子上的小麻雀旁边，用它的嘴巴轻轻地啄着小麻

雀的羽毛，小麻雀也轻轻地鸣叫着，我正要走过去，妈妈拉住了我。一会儿，又一只麻雀飞来了，它的嘴巴上叼了只肥胖的小青虫。小麻雀叽叽喳喳，好像很开心。吃光了青虫，小麻雀伏在大麻雀的背上，大麻雀刚要飞起，小麻雀从它的背上摔了下来。我和妈妈赶快走上前去把小麻雀捡起来。两只麻雀在枝头上大声地鸣叫着。妈妈说：“那是小麻雀的爹妈，它们在为小麻雀哭叫呢。”后来，弟弟又上树将小麻雀放回鸟窝里。小麻雀一家又开始鸣叫，这次不是刺耳的鸣叫声，而是一种清脆悦耳的“啾啾”声。从那以后我再也不捉鸟了。

大伯家住的是祖上留下来的百年老屋。房屋从外边看已经破旧不堪，但里边住着却是冬暖夏凉，很舒服。不知何时，一群燕子竟在他家的房梁上搭了窝。每当我到大伯家玩的时候，总能看到那几只飞来飞去的燕子。大娘是一位很慈爱的老人，她常说：“燕子安家，增福添寿。”因此，她不允许我和其他玩伴去招惹它们。即便是燕子们把鸟屎拉在屋里，她也是笑着去打扫收拾，从不嫌麻烦。受她的影响，我也喜欢上了那一群叽叽喳喳的小燕子。当秋天它们离开的时候，我就在心里企盼它们来年春天再回来安家。

我一直认为，世界上再也没有比鸟鸣更动听的声音了。那是大自然的声音，是天籁。那种乐音，那种韵味，是任何现代乐器也模拟不来的。活泼可爱的鸟儿，总是给人以温暖、快乐，让人回归单纯与真诚。这大概是鸟鸣的一种力量和智慧吧。我常怀念在儿时的村庄或旷野上听到过的鸟鸣。那是我心中最美丽动听的乐章。



屋檐下

秋季乡村的屋檐下，变得丰富起来，红辣椒、黄玉米、葫芦、老丝瓜、大蒜头、干豆角等应有尽有。而我以为最具有农家风格的却是这几样：红辣椒、白大蒜和黄玉米。

记不清我是从哪一天起开始吃辣椒的。我记得，从最初吃辣椒到真正变成一个勇敢的“椒民”与外公有关。

外公一生嗜好辣椒，就是在七十八岁高龄时依然每餐离不了辣椒。因为喜欢吃，他在自家半亩地的菜园里种下了三分地的辣椒。辣椒有两种：一种是长得很大的大青椒，这种辣椒分杈开花，边开花边成长，植株高大，结出的椒也大，秋后挂在屋檐下的多是它们；另一种是朝天椒，小小的，植株长得也不高，约有20厘米，辣椒都朝上举着，虽小却奇辣，待小辣椒变成红色之后，将它们连秧子一块拔出来，做泡椒或晒干后切成丝配菜炒，效果都不错。我小时候因为吃辣椒被辣得捂着脸大哭，哭过之后，忍不住还要吃，可见，辣椒的魅力有多大。

一直觉得辣椒不是平常物，它是一个凝固的火种，能点燃激情，燃烧欲望。你看故乡屋檐下那一挂挂如红灯笼的辣椒串，那是一种风风火火的生活情绪，它带着土地的